



神灯

士 敏 著

神 灯

士 敏 著

何礼蔚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81,000

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1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739 定价(三)0.33元

内 容 提 要

你到过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吗？你可知道，那位立于礁石之上的航标灯是用什么点燃？你听过悠扬激越的“号子”吗？你可知道，码头工人和船员的斗争生活？从南国的宝岛——海南岛到北国的石油城——大庆，到处都有建设者的动人事迹和秀丽的景色。这本散文集所收二十篇作品，对它作了描绘和歌颂。

作品文字优美，有诗情画意，生活气息较浓，并有一定知识性。

目 录

瞿塘一日游	1
巫峡风雷	11
夜过西陵峡	17
在三峡航道上	23
神 灯	37
盐场书简	45
运盐河上	53
惊涛骇浪逐鱼群	57
渔港夜市	66
到五指山去	69
苏州河的歌	82
路	89
引路人	102
号 子	109

一株老槐树	118
划 子	124
担 子	140
码头上的春天	149
杨树林	153
马兰花	165
 后 记	 176





瞿塘一日游

我未到瞿塘峡以前，是从杜甫的“白帝高为三峡镇，瞿塘险过百牢关”，李白的“白帝城边足风波，瞿塘五月谁敢过”，以及那首千载相传的滟滪谣：“滟滪大如象，瞿塘不敢上；滟滪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”等无数诗句来认识她的。

瞿塘峡给我的印象是：神秘、险恶、冷峻，使我感到惊恐。

当我真正看到她，领略到她的英姿的时候，我心情激动，真想为她唱一支时代的颂歌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我由重庆乘江轮到奉节，然后换乘当地航标站的汽艇。这是一种川江特有的航标艇，洁白的船舷，橙黄的船身，方头平底，煞是美观。

陪我同行的是一位名叫周逊的航标员，一个年轻、热情、率直的小伙子。他的任务就是管理、维护奉节到瞿塘峡一带航道的灯标以及各

种导航标志。他的父亲是在峡中推划子的，他自己也是喝瞿塘峡水长大的，担负这工作已经五年了。能有这样的人作向导，真使我高兴。

小小的船身，穿过激流，避过礁石，追波逐浪，上下浮沉，直赴瞿塘。

小周递给我一件木棉救生衣，他告诉我，马上要过诸葛亮的八阵图了。这时在左前方江边上，出现了一个石堆。水流在石堆上冲击，石堆忽隐忽现，着实使人眼花缭乱。据说陆逊当年中孔明之计，几乎在这里丧命，这是《三国志》上很有名的一个典故。杜甫就曾写下了“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，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”的绝句。虽然带着神话色彩，但一个不高明的水手误陷进去，也是不堪设想的。

不一会就到峡口，只见一座高峻的山岗上耸立着一座白色的城堡，白墙红瓦，居高临下，气象万千。山岗上还可以看到蜿蜒颓废的古城墙，这就是当年刘备托孤，声名煊赫的白帝城。

白帝城下，就是瞿塘峡口，双峰对峙，宛若门户，所以又名奎门关。一块千丈岩壁，那样平，那样光洁，犹如一块屏风。褐色的石壁上，镀上一层朝霞，闪闪灼灼，金光四射。那隙缝间镶嵌着几根深绿色的葛藤，简直就是一位艺术

家苍劲的笔触！

“下面壁上还有字。”小周说着给我一只望远镜。我一看，只见写的是：“剑门天下险，峨眉天下秀，奎门天下雄。”

好一个天下雄！我几乎脱口叫绝！

这时掌舵老大招呼我站稳，要进峡了。只听得浑厚的喊声：“注意，准备。”一阵哗哗急流，船如离弦之箭，向前奔去。此刻我才深深领略“众水会流万，瞿塘争一门”的气概和意境。

进入峡内，犹如进入一个无波澜的湖，平静极了。这种突然的平静，很令人不满足，似乎缺少什么。缺少什么呢？想起来了，是缺少滟滪堆！传说滟滪堆是拦在这门口的，我问小周，小周豪迈地回答说：“那害人精，早被我们炸了，不然的话，咱们能这样平平安安地进来？”接着他快活地给我念了几句顺口溜：“滟滪堆，拦峡口，千人惊来万人愁，轰隆一声震天响，害人顽石低了头。”

“这是我们自个编的顺口溜，你没想到吧？”他笑着问我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回答，想起过去那些冬天枯水期观察它是否大如“象”，夏天涨水期间观察它是否大如“马”，而胆战心惊决定自己行踪的人，想起旧社会那些为了祈求神灵保

佑，而磕头作揖向江里倾倒祭奠酒饭的人，那些粉身碎骨、葬身江底的人，他们怎么能想到会有今天，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了，过去做不到的事，现在就能够做到。

“你瞧那里峭壁，”小周打断我的沉思，我一看在南岸笔陡的崖壁上凿有无数方形小孔，弯弯曲曲地向上延伸，底下刻有三个大字：“孟良梯”。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大将叫做孟良，率兵过山，因无路可走而开凿的。后人称它为“孟良梯”。

到处是神话，到处是诗，我被深深激动了。

“这孟良梯真能上去吗？”看看那近九十度的陡壁，我有点不相信。小周却认真地说：“孟良上不上得去不知道，不过有一次为了设导航标志，我们可上去过。”

“那你们比孟良还勇敢罗！”我们都一齐放声大笑起来，这笑声飞上峡顶，又落到江底，立刻满江满峡都在笑。呵，我从未听到过一个人的笑声会变得这样响亮，这样豪迈……

为了看得更真切，我要求老大把船速放得更慢些，老大干脆将机器停了。小艇沿着峡边，顺水缓缓滑行。

看，两岸层层峰峦，紧紧相连，无一空隙，悬

岩如壁，山势巍峨，真好象峰与天相接，船在谷底里航行。此情此景，我感到惊讶、赞叹。仰望顶峰，胸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，甚至连呼吸也紧迫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眼前霍然一亮，象奇迹似的，在峡壁一块寸草不生、光溜溜的突出的大岩石上，屹立着一株倔强的青松，那高高的树干，挺拔苍劲；那茂密的枝叶，碧绿闪光。青松的旁边，有一间白色小屋，屋边竖立着一根旗杆。

小周见我望得出神，骄傲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信号台，这个地方可重要呢。它就象马路上的交警一样，没有它，来往的船就要碰头。”他生怕我不理解，详细向我介绍。

我点点头，问道：“谁在这上面看守呢？那棵松树是他种的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一个老工人，名叫齐来山，他在这儿工作整十年了。这棵松树，就是他亲手栽下的，十年前还不到一人高的小树苗，如今长这么大了。”

我感叹地说：“一个人在这笔陡的山岩上坚持十年，真不简单。”

小周说：“可不是，光买米就要翻两座大山，走三十多里路，别的困难就不用说了。当初建

台的时候，领导上本来要派一个小伙子来，可老齐不肯，他说：‘还是让我老头子在这儿守着吧。’他看看周围除了大石头还是大石头，竟异想天开地引来一棵松树苗。我们就笑话他，说：‘哈，老齐头，你也不看看，这硬石头上千百年来，连草都不长一根，你还想种树？’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‘我能呆下去，它也活得了，让它同我老头子一起在这石窝窝里扎根安家吧。’为了种活这棵幼苗，他从几十里远的山外挑来泥土，从又陡又深的峡谷里挑上江水，小青松不但长活了，你瞧，长得多么高大苗壮，多么有气势啊！”

这时，峡顶山尖上飘过一块乌云，接着一阵峡风吹过，那岩顶上的青松，傲然挺立，茂密的枝叶轻轻地摇曳着，“哗哗”作响。小周来了兴致，站起来将双手围在嘴边大喝一声：“啊——哈——”

“噢——噤——”

随着地动山摇的声音，小屋里走出一个人，站立在青松旁边。我昂起头，只从那迟缓的动作上，才隐约分辨出是个老头儿。

小周举起手，他也举起手，就算是问好。这时，一只山鹰正盘旋在他头顶上，那么英勇，那么气魄！

走了一段路，小周想起什么，忽然对我说：“你知道，那信号台上过去是什么人住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一个有名的大强盗，名叫杜开茂，外号壺峡霸王。”

“啊！”我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“你以为过去的壺塘峡只有滌灝堆、只有暗礁乱石最怕人吗？其实最可怕的还是这些霸王土匪跟国民党的县衙门、当官的勾结在一起，杀人劫船，打黑枪，无恶不作。”

我听着想着，脑海中好象打开一扇窗子，突然透亮、透亮。呵！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株在岩石上扎根成长，在风雨中傲然屹立的青松，不仅意味着生命，而且象征着我们革命者的性格，象征着我们时代的春天！

如果说，前一刻我还不过是个纯粹的游览者，现在我才深深地感觉到，这草、木、山、水，它们都与我同呼吸共命运。我的感情沉甸甸的。走出峡口，黄昏便来临了。因为小周还要去附近检查几处灯标，我们把船停在一帮渔船旁边，准备提早吃晚饭。

我坐在船头，眺望峡口，雾霭由山谷、由水面、由绿色的树丛中、由四面八方升腾起来，两

团被夕阳染得艳红艳红的云彩，悠悠然地飘、飘，而那峡底下的江水呢，是一泓清流……

我们检查完最后一只灯浮标时，已是夜色四合，等待着我们的的是一个迷人的夜晚。

我们将船停稳，抽着烟，静静地等待着。夜，终于来了。繁星、渔火、标灯揉合在一起，闪闪灼灼，摇摇曳曳，顺着微风隐约传来一阵渔人的歌……

“玩了一天，你觉得我们这儿美吗？”小周问我。他身体平伏着，双手支着下巴，黑暗中两只眼睛在闪光。

“美，真太美了。”我说，“特别是这儿的人！”

“人？人还不到处都一样吗？”小周天真地笑着。我也笑了。我想说明，但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小周忽然轻轻碰了我一下：

“别说话，看，月亮快上来了。”

我一声不响，睁大眼睛，紧盯着那一片墨黑墨黑的山尖，好象等待着一种幸福的降临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眼前蓦然一亮，是一道淡淡的霞光。起先，她象一个羞怯的少女，露出一点点身影，随后慢慢地往上升，往上升，跃然而出，象一面大镜子高挂山顶，那么浑圆，那么莹洁。群山和江流，都水淋淋、白花花的，一切都似乎

可见而又不可见，好象被赋予了新的意境，新的生命。我感到满足而又幸福，沉浸在一种奇异的幻境里。

“呵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小周又打断我的思路，他是个不大能安静的人。

我说：“我在想。”

他奇怪地说：“想？”又说：“对了，干你们这行的人，就是爱想，不过不管什么人到了我们这儿都要想，我也常常想。”

我高兴地说：“哦，你也想，想什么呢？”

他羞怯地说：“什么都想。想过去，想现在，也想将来，想得最多的还是现在……”

远处，驶来一条客轮，是由重庆开往武汉的，灯火辉煌，满船歌声。我默默地用羡慕而祝福的眼光目送着，直到它消失。

“就说这客轮吧，没我们的灯光，就航不了。我们的工作要为多少人的生命负责，所以时时刻刻想，怎么才能搞好，有时半夜做梦也会跳起来。嘿，干我们这一行就是心不定。”说罢，他打了个哈欠。

“是啊！担子不轻。”

我凝视着那灯火闪烁的江面，那奇妙的倒映在水中的山影，我想起这一天的所见所闻：那

带着神话色彩的八阵图，那被炸掉的滟滩堆，那株挺拔的青松，那连脸也没看清楚的老人齐来山，还有面前的小周……这诗的河流、诗的故乡，过去有多少诗人在这儿写下不朽的诗篇；然而又该用什么样的诗，什么样的激情来歌颂她的今天，歌颂这些英雄的人！

我转过身，小周已睡着了，明月的光华洒在他孩子气的脸上，嘴角微张着，在笑呢！





巫 峡 风 雷

小小的航标汽艇，如一片轻盈的树叶，在汹涌的川江急流上漂游着。驶过牛口险滩以后，一座座大山巍然耸立，我们便进入巫峡了。

进得峡内，眼前蓦然一黑，定神再看，几线灿烂的阳光，自峰顶垂落谷底，褐色的岩壁，金光闪闪，加上云雾弥漫，波光水影，煞是诱人。

到了巫山十二峰附近，只见群峰叠起，各具风姿。我觉得好象步入了一条无尽的艺术长廊中。奇峰怪石，有的如猛虎扑腾，有的如巨鹰振翅，有的如武士掣剑……奇妙的大自然雕塑出了多少艺术精品啊！北岸峰顶有一块修长的巨石，背倚蓝天，俯向江心，真象一个娴静的女子在凝神远望，期盼什么。这就是著名的神女峰。

同行的航标员“老川江”告诉我，在川江流行着好几种关于神女峰的传说。一说是三峡滩险水急，礁石林立，都是妖魔作怪的结果，为了

给峡中船民降福除灾，西王母娘娘的公主瑶姬化成这块石头，站在山顶指点舟人。另一种传说却是哀怨凄绝的：很久以前，山下有个渔民在江中打鱼，被泡旋打入江底，他的妻子在家等待丈夫不归，登上山顶，俯身远望。她不顾风雪晨昏，日复日，年复年地期盼丈夫回来，最后化成了这尊石像……

“老川江”似乎倾向于后者，他举起烟袋，指点着说：“你看，她的头发披散着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呢！”接着他又感慨起来：

“什么瑶姬神女，这不过是那个时候，川江撑船人的命运实在太悲惨了，只能把希望寄托给神仙。可是，解放前峡里哪一天不翻几条船，死几十个人？神女有什么用？有多少妻子、母亲，象这石像一样站在山顶，盼望她们的亲人啊！”

我不曾作过有关“神女”历史的考证，然而，这位从小在川江长大、经受过苦难的老人的话，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。

这时，头顶上“轰隆”一声震响，耀眼的闪电象一柄长剑由峡顶直刺谷底，接着一串炸裂的脆响，声音由低变高，自远而近，群山和应，犹如千军万马，山崩海啸。原本汹涌的江水，更激怒